

卷十

10



林

職
名

國

五
本

卷
字
の
三
十
八
号
十
一
卷
缺

文獻通考卷之十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太湖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即太湖

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雲溪西通荆谿北通滬湖東連韭溪凡五道故曰五湖韋昭以胥蠡洮滬四湖與太湖為五 蘇志云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為菱湖莫釐西與菱湖連者為莫湖南連莫湖東逼胥山 貝為胥湖長山東曰滬湖長山西北連無錫老岸曰貢

洲又有金鼎梅梁二湖及東里湖通謂之大湖而震澤
其區皆舊名西北有百瀆納建康常鎮數郡之水從荆
蘇下東南有諸淩納宣歙臨安茗霅諸水從天目山下
蘇郡入湖有二口曰鮎魚曰胥口 吳江入湖有
三路西北曰柳胥西南曰簡村其一則西郊

滄湖蕩滄此湖蕩皆受太湖水以洩
各浦港者故不可不詳

澱山湖

在在崑山東南六十里華亭西北七十二里跨據

崑山長洲華亭三縣其源自吳淞江分流由急水港鍾
為湖曰薛澱一自長洲白蚬港分流入此周迴幾二百

里北由趙屯東由大盈洩松江南由閘路港入三泖
按志載澱山湖北中為一澳曰山門溜溜之中又有斜
路港與積澳鄰及大石浦小石浦通洩湖流後潮淤圍
田湖去西北已遠今趙屯大盈去湖益遠反由何家港
及南北漕港受湖水以洩于江水患多矣潘應武欲開
道福浦石浦千墩浦小匯浦四處決放湖水亦有見也

宋淳熙十三年羅點開浚
一次紹熙初復聽民給佃

龐山湖

在澹臺湖東太湖水從吳江長橋東北合此湖

以出吳松江又自鮎魚口至分水東南流入吳江縣界

甘泉橋匯于此湖其下流為黎湖為菱湖為葉湖為新湖

陳湖 在長洲縣通太湖由葑門瓦屑涇東行歷王墓天姚而注澱山謝澤圓泖入華亭界

尹山湖 在長洲縣過茂渡橋東南行二十里入湖東北出瀆墅湖由是湖歷同里鄧村周庄楊壩章練塘尤墩入華亭界

沙湖 在長洲葑門東二十里陸市浦小夷亭營南一名金沙湖北對過為陽城湖至和塘岸隔絕其中青墟戴

溪二浦在焉南通吳淞江我朝弘治九年工部主事姚十丈今多坍决似宜修治文瀨築堤廣三丈袤三百六

石湖 北屬吳縣西南一十二里西南通太湖北通橫塘東入胥門運河曰胥塘此范蠡入五湖之口也又北入閶門運河曰綵雲港

陽城湖 在崑山縣西北長洲縣東北二十里或由婁門官賣橋出此或由真又綽墩出此或由高墟村傀儡蕩出此一水皆可至常熟宋天禧中張綸經度道太湖出海即此湖也

黃天蕩 在長洲縣笈渡橋之東尹山湖之西東為獨墅
王墓朝天三湖實一水也

同里湖 在華亭縣西六十里由本湖或夾浦塘東北行
至楊壩入澱湖由本湖歷黎里東南行可繞出嘉興北
由角直新洋江可至崑山

澹臺湖 在吳縣西南一十八里太湖東自此東過寶帶
橋入運河分流入黃天蕩入陳湖入金鷄滄

汾湖 在吳縣東南五十里浙直嘉興吳江分界故名
金鷄東西滄 在長洲縣葑門東六十里通吳淞江過滄

歷唐浦角直磧澳青浦至華亭界

鶯脰湖 在吳江縣太湖之南源自天目東流至荻塘會
爛溪水併出平望安德橋匯于此

三白蕩 在吳江東南

三泖 在松江府西泖之界西北抵山涇南自泖橋出近
山涇者形圓曰圓泖近泖橋者益闊曰大泖自泖橋而
上縈繞里百曰長泖谷水在其北金澤章練塘大小蒸
白牛塘在其西葑澳走馬諸塘在其東泖橋之外截而
東者秀州塘也

葉澤湖 在吳江縣北湖之東為九里湖急水港杓頭潭
清水蕩又東為姚城江白硯江小龍港

契跨湖 在吳江杓頭潭之西與汾湖接

毛塔湖 在吳江縣東

漕湖 在長洲縣本范蠡伐吳時開亦名蠡湖元和中孟
簡開泰伯瀆并通蠡湖故以瀆為孟瀆湖為孟湖或以
此湖通漕運故改今名

尚湖 在常熟縣西南四里南有柴涇徐墅涇朱涇西有
湖橋塘張墓塘東南有白蕩自白蕩出為羅墩蕩為六

里塘自張墓塘出為太和塘自柴涇出為南塘又自太
和塘出為官祿塘黃庄塘諸水互流其西吐納江陰無
錫諸水其東仍流入雲和塘

崑承湖 在常熟縣東南五里雲和塘之東亦名八字湖
獨樹湖 在長洲縣黃天蕩之東南又名瀆墅

蘇松土岡

按志蘇州府太倉常熟之東北境有上岡身下岡身歸
吳岡身在新安鄉曰青岡在惠安鄉曰王家岡松江府
華亭之東南境有竹岡紫岡沙岡皆土隴高起橫亘百

里殆若天所以限截湖海二水不相通耳後因道江道
海利于洩瀉而穿渠橫截岡身矣在吳松江以南者苦
于鹽潮害稼遂築海塘以護之在劉河以北者高田苦
于無水遂置堰門以堰水如今之錢門張堰門沙堰門
吳堰顧廟堰丁堰李堰門之類是也近皆圯壞不修故
詳之以備攷

濱河瀆漭

太湖周廻以里計者五百有奇以頃計者三萬六千有奇
地跨蘇湖常三境宣歙以東富陽以北之水俱從荆溪

之百瀆長興之二十四瀆湖州之三十六瀆吳江之七
十二瀆吐納焉而導湖水以入海之口則吳江之長橋
葉港曹家港王家溪港震澤河雪落港坍闕口直瀆非
溪白龍橋七里港吳縣之鮎魚口麵杖港新涇港莫舍
淩胥口香山港塘橋港烏角溪無錫之直瀆港新安港
赤城溪長廣溪梁溪閭江口武進之戚墅宜興之橫塘
陽溪大浦東蠡河塘皆當及時疏濬以通水道者也今
將沿湖瀆漭曲折分界細述于後

吳江縣界自西而東南接烏程縣湖漭

牛家港 槐家港 鐵家港 雙林港

薛埠港 西丁家港 吳淞此水大通 舟不堰

南路家港 薛家港 方港 張港

葉港此水大通 舟不堰 曹家港此水大通 舟不堰

蔣家港 東丁家港 五界亭港 雙家橋港

陸家港 西丘廟港 更樓港 榜蕪港

小楊港 王家溪港 徐楊港 五齊港

南盛港 沈家港 張家港 通浦

大廟港 郎家港 新開港 湯家港

廟橋亭港 烏梅港 寰港自此至甘泉港俱 由震澤湖入太湖

鷺鷥港 時家港 樹港 凌家港

羅家港 鴉港 趙家港 白浦

破車港 白婆亭港 打鐵港 東朱家港

西朱家港 葉家港 張其港 甘泉港

宋家港 雪落港此水大通 舟不堰 創港

吳家涇 東潘奇港 西潘奇港 西鬼家港

坍闕港此水大通 舟不堰 方港 直瀆此水大通 舟不堰

茅柴港 韭溪此水大通 舟不堰 諸水入太湖在四都

循湖塘折而北此後皆石塘

白龍橋港 徹浦橋港為橋九為竇一百六十餘皆石塘

長橋 為吳松江入湖第一要處弘治四年徐侍郎以吳江萬六千人開濟水竇一次

自此折而東北

七里港 鮎魚口吳江與吳縣分界 麵杖港

自此折而西

莫舍淩 此入湖要地 上溪 溪橋港

白沙港 白洋灣 新涇港 胥口 此入湖要處

香山港 塘橋港 游山港 游湖

隨舍港 烏角溪

自此吳縣與無錫分界烏山為限

直浪港 洪于滄 新安港 赤城溪

塘于滄 吳塘門 長廣溪別派自此入湖 獨山門 長廣溪自

此入湖 梁溪 入湖正派 浦嶺門 梁溪分派入湖

閻江口

自此無錫與武進分界

馬跡山 湖中 戚墅港

自此又折而西南武進宜興分界 自下瀆起至蠡瀆即古百瀆也俱有橫塘東西

貫之皆以通洩湖水者今多滄沒無攷

下瀆 陳家溪 符瀆 五千瀆

墓瀆 葛瀆 黃瀆 堵店瀆

欣瀆 彭瀆 毛瀆 趙瀆

師瀆 後師瀆 徐瀆 何瀆

朱瀆 陽溪瀆由橫塘出楊溪港 白瀆

龍石瀆 北津瀆 新瀆 中津瀆

歷瀆 前黃干瀆 茭瀆 杜瀆

南津瀆 後黃干瀆 鴨甲瀆 伍賢瀆

牛路瀆 廟瀆 湯港瀆 大浦瀆由橫塘出大浦

港 龔師瀆 蛇瀆 季莊瀆

新漕瀆 馬家瀆 俞家瀆 鄭瀆

寺莊瀆 高莊瀆 西寺瀆 臺莊瀆

握瀆 盛瀆 陽瀆 茅耆瀆

北朱瀆 張瀆 河淡瀆 梁新瀆

土瀆 南朱瀆 魏瀆 凌瀆

呂瀆 烏瀆 王塔瀆 荆溪瀆由橫塘出荆溪

港 定誇瀆 虞瀆 岸瀆

須瀆

許家瀆

高涇瀆

李家瀆

竹門瀆

前塘瀆

斯塘瀆

許墓瀆

永昌瀆

吳瀆

蔡瀆

蔣瀆

馬瀆

陳埽瀆

渚墟瀆

山瀆

楊家瀆

吳溪瀆

甌篔瀆

蠡瀆由橫塘出東蠡河

大虛瀆

苦文瀆

官瀆

蘆瀆

胡瀆

古九瀆

草瀆

長令瀆

沙塘瀆

由橫塘出沙塘港

了白瀆

陰陽瀆

莊野瀆

無口瀆

雙瀆

市橋瀆

梅塘瀆

杭瀆

上瀆

自此宜興與湖州長興分界又折而東南

香閣山港

金村港

上週港

夾浦港

烏橋港

謝莊港

丁家港

鷄籠港

大東瀆港

杭瀆港

石屑港

盧瀆港

金鷄港

後村港

新塘港

石條港

殷南瀆港

逢浦港

福綠港

石瀆港

新開港

花橋港

白茅港

寶瀆港

小陳港

蔡浦港

湯家港

諸淩

沈淩

安淩

羅淩

大淩

新涇淩

潘淩

幼湖淩

西金淩

東金淩

許淩

楊淩

謝淩

義高淩

陳淩

濮淩

五婁淩

蔣淩

錢淩

新婁淩

石樓淩

湯淩

城淩

宗淩

喬淩

胡淩

自此入吳江牛家淩

三江攷

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河在毘陵北界東入于海章

昭云三江為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 今志以松

江婁江東江為三江而東江湮沒無攷疑在華亭海鹽

平湖界中後為捍海塘堵截不通耳 一統志云中江

在溧陽縣西北即禹貢之三江也今名永陽江下流入

宜興縣界 按 我朝永樂中嘉定縣民周程上言東吳水利舊有三江曰錢塘曰吳淞曰婁江此不知其何所據存之以備參攷

婁江即劉家港名劉家河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

海曰下江亦曰婁江 吳記曰東北入海為婁江 又

蘇志云自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之婁門者曰

婁江歷崑山太倉東至天妃宮出海

東江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曰上

江亦曰東江 吳記云東南入海為東江 蘇志曰自

大姚分支過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黃浦由黃浦經嘉定縣江灣青浦東北流亦名松江者為東江按大姚在

長洲縣二
十六七都

鄞道元水經云漢書地理志曰秦於故越地武原鄉置

海鹽縣後沒為柘湖徙治武原又淪為當湖南有秦望

山谷水于縣出為散浦以通巨海疑此即東江也後因

築捍海塘遂湮沒無攷 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

入小湖為次溪自湖東南出為谷水谷水經由拳縣故

城下又東南經嘉興縣城西又東南經鹽官縣即海鹽

縣故城後沒為柘湖縣有秦望山谷水于縣出為散浦
浦以通巨海說與水經稍同 水經曰又東至餘姚縣
東入于海注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為浦陽江同
會歸海 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茗水出于其
中北流至具區浮玉句餘東五里是句餘縣之東山乃
應入海此則太湖從浙江出海似亦有因 松志云上
海縣黃浦支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塲新塲舊有海
口論者指此為東江

松江 史記正義曰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

一名松陵江即古笠澤江也 吳記曰自吳江長橋東
北合龐山湖東注者為松江

今按志松江自吳江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
東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又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
會浦又東合松子浦凡五大浦至宋家橋與黃浦合流
入海將入海處別名滬瀆

三江口 由湖入海之道最大者曰三江其分水處曰三
江口在史記正義曰三江口在蘇州東南三十里 又
吳地記曰松江東南行七十里得三江 又云吳松白

鶴青龍三水會合處曰三江口

宋文帝元嘉中王濬以松江壅淤欲穿浙之武康紆谿以出海不果行

梁武帝大通中詔王奕濬大瀆以瀉吳郡之水從浙江入海亦止不行

宋

真宗天禧間張綸疏崑山常熟之五湖道太湖水以出海仁宗寶元間葉清臣疏盤龍滙及滬瀆入海滬瀆乃黃浦近海處也慶曆時蘇州通判李禹卿堤太湖八十里

為渠單鍰置五堰于溧陽開百瀆于宜興置斗門于江陰建長橋于吳江經理太湖之水

神宗熙寧間邾僑請遷杭州長河堰決宣歙杭睦等山水歷浙江入海不果行

哲宗紹聖間毛漸請如錢氏有國時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海又濬無錫芙蓉湖武進廟堂港常熟梅李涇以入揚子江又濬崑山七鴉下張以出海又濬華亭大盈顧滙二浦從柘湖新涇下金山小官浦入海議皆不行

徽宗崇寧時鮑朝懋開封家渡由古江至大通浦出海

高宗紹興間任從古議從常熟東柵開至雉浦入丁涇開

福山塘自丁涇口至尚墅橋北注大江入海

孝宗隆興中沈度開常熟十浦計浦自海里塘雉浦口東

開至白蕩白茅浦自黃沙港開至支塘橋崔浦自丁涇

塘開至浦口黃泗浦自下家港開至奚浦口苗涇浦自

界涇開至鴨頭塘下張浦自東海泖開至千步涇七鴉

浦自梅浦開至李漕涇川沙浦自海泖開至六鶴浦楊

林浦自楊林橋開至陶家港掘浦自梅口開至五聖港

凡十大浦皆達于江注于海 紹熙中濬武進烈塘即
得勝新河也

元

世宗至元間朱清濬婁江以入海

成宗大德八年差民夫二十萬疏掘太湖澱山湖仍設軍

屯守詳見湖田總水利門 又濬治吳江松江海口故道

英宗至治二年委嘉興湖州二路體究太湖入海故道疏

濬之 三年浙江省臣以浙西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

為吳松江東匯澱山湖以入海而潮汐來往逆湧濁沙

上湮河口

詳見湖田總水利門

乞委嘉興路治中高朝列湖州路

知事丁將仕同本處正官體究舊曾疏濬通海故道及
新生沙漲礙水處所高度開滌摠丁知事等官按視講
究合開濬河道五十五處內常熟九處十三段該工百
三十二萬一千五百六十二崑山州十處九十五里
用工二萬七千四百役夫四百五十六宜於本處有田
一頃之上戶驗田多寡算量里步均派自備糧赴工疏
濬正月上旬興工限六十日工畢二年一次舉行嘉定
州三十五處五百三十八里該工百二十六萬七千五

十九日支糧二升計米萬二千六百七十石五斗九升
日役夫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六十日畢工程浩大米
糧數多乞依年例勸率附河有田用水之家自備口糧
佃戶傭力開濬柰本州連年被災今歲尤甚力有不逮
宜從上司區處高治中會集松江府各州縣官按視議
合濬河渠華亭縣九處計五百二十八里該工九百六
十八萬四千八百八十二役夫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
四人日支糧二升計米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七石六
斗四升上海縣十四處計四百七十一里該工千二百

二十六萬八千五十二日役夫二萬六千一百三十四人日支糧二升計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六十一石四升六十日工畢官給之糧傭民疏治如下年豐稔勸率有田之家五十畝出夫一人十畝之上驗數合出止於本保開濬其權勢之家置立魚斷併沙壘栽葦者依上出夫其上海嘉定連年旱澇皆緣河口湮塞旱則無以灌溉澇則不能流洩累致凶歉官民俱病至元三十年以後兩經疏開稍得豐稔比年又復壅塞勢家愈加租占雖得徵租實失大利上海縣歲收官糧一十七萬石民

糧三萬餘石略舉以延祐七年災傷五萬八千七百餘石至治元年災傷四萬九千餘石水旱連年殆無虛歲不惟虧欠官糧復有賑貸之費近委官相視地形講議疏濬其通海大江未易遽治舊有河港聯絡官民田土之間藉有灌溉者今皆淤塞必須疏通以利耕種欲令有田人戶自為開濬而工力浩煩民力不能獨成由是議上海嘉定河港宜令本處所管軍民站竈僧道諸色有田者以多寡出夫自備糧修治州縣正官督役其豪勢家租占蕩田妨水利者並與除闢本處民田稅糧全

續文獻通考
免一年官租減半今秋收成下年農隙舉行 行省行
臺廉訪司官巡鎮外據華亭崑山常熟稱河港北上海
嘉定緩急不同難為一體從各處勸農正官督有田之
家備糧併工修治若遽興工陰陽家言癸亥年動土有
忌預為咨稟可否

泰定帝元年十月十九日右丞相旭邁傑等奏浙江省言
吳松江等處河道壅塞宜為疏濬仍立閘以節水勢計
用四萬餘人今歲十二月為始至正月終六十日可畢
用二萬餘人二年可畢其丁夫於旁近諸邑戶內均差

依練湖例給傭直糧食行省行臺廉訪使并有司官同
提調臣等議此事官民兩便宜從其請若丁夫有餘止
令一年畢命脫歡答刺罕諸臣同提調專委左丞孛兒
只班及前都水任少監董役得旨移文行省準擬疏治
浙江省下各路發夫人役至二年閏正月四日工畢由
是吳松江舊江二道烏泥涇大盈浦二河俱通 二年
五月立都水庸田使司浚吳松二江

文宗至順二年太湖溢漂安吉吳江民三千九百餘家
順宗至正元年撩漉吳松江沙泥浚各閘舊河直道與漕

渠張涇及風波南俞北俞鹽鐵官紹盤龍六磊石浦等塘通

至元間任仁發上言尚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乃婁江東江吳松江也震澤乃太湖也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三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于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則震蕩者平定尚何霖潦之可憂哉三江已塞僅有吳松一江今來下源沙高水淺不甚湍急若及早開濬工費省而易為力數年之後愈以愈湮工費倍而難為功所當預為之圖也今之言水利者謂水性就

下導而使之通流而已河港陂塘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塞者浚之瀰漫者隄防之皆能言殊不知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背順地形之高低沙泥之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泝流各得其當合開者開合閉者閉合隄防者隄防庶不徒勞民力而民享無窮之利昔自唐至宋陳令公丞相裴度范文正公葉內翰朱晦庵蘇東坡歐陽文忠公等皆陳言修浚或吝於浩費而不行或惑于浮議而弗講或始行而終輟或營修不得治水之法因循歲月少見實效歸附以來江河淮海缺人管治愈見堙

經文獻通考
塞二十餘年之間水利大壞以致蘇湖常秀之良田多
棄為荒蕪之地深可痛惜范文正公新至開浚是時論
者阻之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或曰日有潮至水安
得就下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或曰開浚之役重勞
費力公以為江海善下故得為百谷王豈能不下於此
謂江水已高不納此者非也彼一日之潮有損有增
三分其時損居一焉乘其損而趨之勢孰可禦謂日有
潮至水安得下者非也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高之
沙不能塞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亦復何患謂沙因

潮至數年復塞者非也江南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
他望俾之專通溝瀆脫百姓於饑殍佚道使之雖勞不
怨謂開浚之役重勞民力者非也於是力排浮議疏瀹
積滂民受其賜又有對東坡公言吳中水患者乃謂天
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修治東坡曰不然父老皆言
此患所從來者四百十年耳蓋人事不修之故非天時
之所致也范蘇二說愚雖不敏深以為然 至元中知
水人潘應武言朝廷數百萬糧浙西數百萬生靈皆取
給於浙西數郡而浙西地勢極低出產米糧豐厚自圖

山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里餘沙岡身以限滄溟岡身
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潮汎往來至震澤而定故
名曰平江有太湖又名洞庭湖周圍三萬六千頃受納
三州六縣三吳五湖之水合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
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
湖湖周圍二十五里由港浦入海浙人常苦水災古
人開浦港淩澀涇澮之類者無非所以為去水計使民
居無昏墊而土可耕墾居民常常修築圩塍官司常常
修浚水路潦則車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公私之利可

謂溥哉錢王時置撩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
河築堤亡宋初年廢弛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
親歷海濱開浚五湖東南入吳松江東北入于海用費
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八貫石自後置農田水
利使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內用錢米四十三萬八
千有奇至理宗朝創立魏江江灣福山水軍三部三四
千人專一修江湖河塘工役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
廢米糧歸之朝廷有莊田荒蕪無人經理河港堙塞水
脉不通無官修浚其澱山湖中有山有寺宋時在水中

續文獻通考
心東有出水港曰斜瀝口曰汭港口曰小漕港口曰大瀝口曰小瀝口各闊十餘丈深五七尺通潮水往來潮退時引湖水下大漕港大盈浦入青龍蟠龍等江出海而去古人謂水之尾閘門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泄水路故也歸附後權豪勢要之家占據為田今山寺在田中心雖有港濼闊不及二丈潮泥淤塞深不及二三尺潮水湖水不相往來闌住去水東南風起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水漲泛溢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為害近年雖蒙省府差官相視每為勢力

所阻權奸但知幸災樂禍何嘗考古問今為國家經理根本哉愚昨隨營田司官親曾相視水勢與高年老農知識地理人講究得澱山湖東大小漕港斜瀝口汭港口固是水之尾閘門今為權豪勢要占據為田此處水路卒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福浦俗呼稻顛浦千墩港小瀝港四處去江頗近水勢順便今若先於此四處開浚決一水路以救百姓生靈以保公私財貨實為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潮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港修理開堰以濟運河此即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

續文獻通考
流可通也 大德間都水庸田使麻合馬嘉集議極治
吳松江方畧叅詳浙西田土多藉太湖之水灌溉所利
甚大若河港閉塞不能通流湖水稍遇大雨便致泛溢
滄沒田禾為害不輕其吳淞江元受太湖澱山湖諸處
湖泖上源急流衝散自古可敵千浦浙西之水來既有
源去亦有委是以不成水患近年以來因上源吳江州
一帶橋洪塘岸樁釘壩塞流水艱澁又因沿江水面并
左右澱山湖泖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裹為田邊近江
湖河港隘口沙灘滋生芟蘆阻節上源太湖水勢以致

湖水無力不能汎滌潮沙遂將東大江沙泥塞滿江邊
雖有江洪水勢不能全復故道水性潤下是故潮水就
其地所順下而行此天地自然之理今太湖之水不流
於江而北流入於至和等塘經由太倉出劉家等港注
入大海并澱山湖之水望南流于大漕港柘澤塘東東
西橫泖泄于新涇上海浦注江達海今張桂榮何珍珠
文祥所言吳松江漸成痼疾頗難救療即今與平江路
總管李通議并崑山州官常從仕嘉定州達魯花赤燕
帖木兒松江府上海縣石縣尹知水利人張桂榮朱文

續文獻通考
祥何珍徐鑄邊江久居任千戶等一同講議理合相其
地宜順其水性分流派洩出江達海庶消湖水泛溢之
患擬將上源吳江州一帶石塘橋洪水洞一百三十餘
處每處展闊作一丈使太湖水勢泄流快便將太湖東
南澱山湖迤東堙塞河道東西橫泖等疏深闊以泄澱
山湖長泖等水及將平江路崑山州嘉定州應有堙塞
河道亦行開挑分洩太湖水勢添注劉家港泄于大海
又將各處江湖河港應有圍裹成田魚斷芟蘆葑稗阻
水去處盡行起除禁約諸人不得似前違犯阻遏水利

仍令拘該吳松江地面嘉定州松江府上海縣等處將
通徹海潮河港勸諭近民於港口築壘土壩安置透水
木槽名曰水竇潮來閉竇阻遏渾沙潮退起竇洩放湖
水庶江道漸有通利之望 都水庸田使司行都水監
集議江湖水利按吳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西南湖
州諸溪並下太湖蓋諸山峙於太湖之西地形高阜兼
南北東三處江海之岸亦高而太湖之四外皆高水積
其中常若盤盂之盈滿非藉江湖深利何以通泄設有
雨潦則泛濫四溢環湖低田其能免滄没乎范文正公

謂太湖天開澤國衆流所聚而江之涯地勢皆高若欲
導泄積水在乎時時點檢太湖東岸北岸通江諸河道
水洞不致閉塞可也蓋環湖皆蘇湖常秀之良田病于
低窪利在泄潦兼沿江傍海諸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
散潮沙使深利乃可引潮澆灌由此言之凡太湖出水
口子宜常通不宜畧塞也諸小河在太湖迤東及北者
有昆湖承湖陽城湖尚湖陳湖三山湖蠡湖薛澱湖又
名澱山湖并諸水泖澤堰蕩皆能接泄太湖水注江達
海數均澱山湖關係吳松江注泄至為切要論其古跡

周廻二百里此湖之水自大盈趙屯二浦以瀉吳松江
既近且便較之諸河惟澱山湖之東岸北岸與渾潮相
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由此以注湖內遂成
淤澱淤澱者水中泥也蓋澱即淤塞之謂也湖以澱名
豈非始于是乎富豪之家由淤澱而圍成田地其來从
矣由是湖之瀦水益狹又與二浦漸遠而所泄不能快
便若非就湖內圍田上多開湖道時時修浚二浦并浚
近浦諸溝洫接脉通泄衝滌渾潮則此湖淤澱恐不止
於是也吳江長堤又名挽路石塘 按宜興前輩單諤

續文獻通考
云昔慶曆二年因風濤多敗漕舟遂接續築為長堤橫截五六十里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江海浦港復多沙漲又按東坡蘇公曰松江沿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於水中水漲之時橋上水尚高尺餘江水不快則海中之泥沙隨潮日積而吳中多水患又按崑山邨直云吳江築為石塘以障東流之勢是致下流淺狹遽漲潮沙半為平地如長堤如挽路如石塘皆同此處正是太湖東岸泄水下吳松江入海第一要處必於堤間多置木橋多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泄水蓋

欲仗其急流奔注江河衝滌泥沙免致水患然猶慮橋柱之阻水今人多不知此意或便於行路則壩塞湖口或惰於巡防則密置椿楸此又不止於橋柱之阻水也矧以芟荷魚斷等物障遏妨害農耕必得官司於此處榜示告戒使咸知利害可也吳江兩長橋長洲寶帶橋至元二十九年據本路詢究得西長橋古跡元長一百八丈今兩塊築塞四十八丈所謂東長橋者古來無之乃是歸附後添置元長一百一十七丈今兩塊築塞六十丈又據詢究得寶帶橋比古跡今於南塊築塞六十

文以上三橋曾議鑿塊添橋寬展水道於三十年雖曾
添橋展基未能深利如寶帶橋南塊全未通流皆合浚
治崑山常熟兩塘昔丘與權鑿至和塘自吳城東圍距
崑山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吳淞江
吳郡志謂常熟塘自齊門北至常熟一百餘里可接太
湖水勢入昆承等湖注江達海今其兩塘諸河道姑以
知名者言之各有七十餘條多有壩塞之處今合去其
壩塞使其有通無塞可也各河之名載在別卷大盈趙
屯按嘉禾志云大盈浦南接澱山湖自白鶴匯以達吳

松江浦闊三十餘丈趙屯浦南接澱山湖北達吳松江
浦闊五十餘丈然此二浦注泄湖水最為切要常宜深
闊通利近年以來漸至淤塞有若平地愚生嘗究其淤
塞之因蓋為閉塞吳江平望沿太湖河道口子無太湖
急流下澱山湖而澱山湖東向與潮相接先為東南積
淤潮泥漸為富豪圍占變其湖為田地由是二浦與湖
相去漸遠而注泄亦遲不能衝滌渾潮此即淤塞之因
也今至元增工開修其趙屯浦至今通泄其大盈浦為
因支流溝洫李墟涇孔宅涇顧坊涇蘇溝沈麻瀝井亭

經文獻通考
滙等處尤久浚治蕪浦口不曾整置堰閘防潮沙所
以復致漲塞今宜修浚通泄吳松江諸滙按吳郡續圖
經云自太湖東至沿江岸有環曲而為滙者甚多賴疏
淪而免水患若以今環曲論之如崑山嘉定地面本在
在江北松江府地面本在江南今江南有嘉定之白鶴
盤龍崑山之石浦江北有松江楊林等處未必不由開
鑿諸滙捨直就曲而然也及觀嘉禾吳郡二志有白鶴
滙者乃昔嘉祐年間李兵部復圭崇寧間郊漕使亶宣
和年間趙提舉霖三次開浚又有顧滙浦乃沈諫議主

之開浚又有千墩金城諸滙者乃儒者傳胘乞行疏決
又有盤龍滙者按續圖經云滙其徑纔十里而洄次迂
遠逾四十里江流為之阻遏值大雨則泛濫旁蓄淪稼
穡壞屋廬范文正公嘗經度之至寶元年中葉內翰清
臣按漕本路醜為新渠道直流速水患遂弭推原此滙
皆由上源閉塞湖流遲緩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滙
者漲塞江心阻水太甚民尤病之不比昔年諸滙近在
岸傍可以浚治却有新華觜分莊觜嚴家觜暴漲為害
俱在江邊可以擇其要害者鑿開蓋觜即滙之異名也

鑿而通之可免水旱二者之患 都水書吏吳執中言
浙西之地即古揚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得
水之利雖博而被水之害亦大宋有邨僑者曾論天下
之水以十分為率自淮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大江而
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
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江東宣徽而來加以天
目大山嶮潭并西南諸山東注之水鍾于震澤即今太
湖也其湖綿亘三州六縣周迴六百餘里而闊三萬六
千餘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三江已不得見汪洋

浩蕩之勢止洩於吳淞之一江當時已有泥淤不能通
洩之論大抵浙西水澤之藪外高內低勢若盤盂但遇
霖霖水輒泛溢欲使洩於江海其江海日有二潮抑遏
湖水渾流倒注來速去遲日積月增漸至淤澱致使上
源太湖之水急不能洩遇潦則低田有滄沒之患遇旱
則高田有乾涸之危豈水之性哉勢則然耳國家收附
江南之初年穀屢登不聞水患所司因循失於經理其
弊積而至於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六年
之間三遭大水所在膏腴悉成巨浸百姓缺食賣子鬻

續文獻通考
妻者不可勝計官糧更有何望至元三十一年中書省
奏准大興工役開挑太湖練湖澱山等湖并通江達海
河港又加以修築圍岸自此之後歲獲豐收官糧民食
咸得其濟今都水庸田司已行革去修浚之責歸于有
司即如吳淞江舊云可敵千浦今則東自河沙滙西至
道福浦六七十里之間兩岸漲沙將與岸平其中僅存
江洪闊不過三二十步深亦不過三二尺湖水所至此
之舊時萬不及一雖汪洋之勢見於上海新涇太倉劉
家港通達入海豈能盡洩浙西諸郡之水畧舉其由今

吳江塘岸乃太湖咽喉之地昔人曾以挽路不便有宜
建千橋之說今積石壅土數十餘里雖下有石洞百餘
能洩幾何況又有東長橋西長橋寶帶橋等植數千柱
於水中及岸之東向於江口則有富豪之侵占於江尾
則有茭蘆之閉塞其患又豈止堤岸之為梗也又松江
有湖名曰澱山周迴幾二百里其源亦自吳江分派由
急水港鍾為此湖復自大曹港出大盈趙屯等浦入吳
松江達海去處中有塔寺昔居湖心此湖淤澱其寺已
在湖岸之上今則湖岸又復開拓於六七里之外矣蓋

由此湖東向與海潮相接積淤成塗漸為富豪圍占致使二百餘里湖面大半為田大盈等浦接洩江海最為快便去處皆已湮為平陸至元三十一年開挑之時其上頃湖田固嘗官為收稅定立界畔明白富家嗜利巧計瞞官仍復回付今則澱山之圍田愈廣太湖之流勢愈遲每五六月之間水湧之時吳江石塘東向之水每低於塘西之水數寸可以為驗無惟乎東西之潮沙日盛於一日平江松江之圍田常困於滄沒其患蓋由於此以今浙西八郡之地錢糧如此其大生靈如此其衆

誠不可不為之慮也又鎮江丹陽縣有練湖一處亦被權豪淤塞湖面高阜處圍裹成田侵奪衆利以此叅詳浙西水鄉農事為重河道田圍一節有司已有定式澱山練湖亦有元定畔界擬合嚴加申明常加拯治外太湖一水乃浙西諸水之上源萬頃汪洋必須疏洩上年霖雨平江松江已受其弊可為龜鑑若更因循不治復遇霖潦則泛濫之患抑又甚焉為今之計若欲浙西水勢通流少遇水患必開吳松之故道復澱山之舊規庶乎可以有濟然而吳松故江已被潮沙堙漲役重工多

似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爲豪戶圍裹成田恐亦未易除毀即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多由上海新涇太湖劉家港等處流注于海合無因其就下之性順其必趨之勢於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挑浚通流仍踏視吳松古江應有舊來出水支港可以容易出海去處盡行疏浚務使支脉貫通出洩甚便開挑之際令所司於已開河港之上訪求古跡安置閘座依時啟閉以抑潮沙或乞照依腹裏會通河并開通惠河撥戶差軍體例設立撩清人夫專一看守修理以防向後復淤之

患官民幸甚

前宋進士胡恪論開修三江五滙三江包於太湖五滙三十六浦四十二灣常曲爲之制則水有所歸永無水患乃詔給簿尉俸隨司門員外郎李公傳相度開修三江積水後轉運提刑提舉司言開淘吳松江堙塞去處自大盈諸浦洩水入海凡用二百二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五工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九十八石四十二灣古云九里爲一灣一灣低一尺二百四十里到三江口三百六十里到大海三江口吳松江口白鶴江口青龍江

口江面闊九里地勢低於震澤三丈潮水來時水高三丈到震澤底定震澤即太湖也所以謂之平江五匯安亭匯白鶴匯顧浦匯盤龍匯河沙匯滙者江潮與湖水相會合之地故謂之滙

愚按東吳水利在上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止六七所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止十餘所治之法當先要害先治澱山長橋等處芟蘆壅塞之地道太湖之水先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而又開吳松江并大石趙屯等數十大浦洩澱山之水以入海又開白茅許浦七鴉福

山等塘港以洩陽城昆承之水注于江注于海又令各縣分督各都畝道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道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則瀦者流者兩無阻塞而水利可興矣夫今之談太湖者其利害各半然利卒不勝其害也故亟宜講所治之法而治之法在節其止流疏其下流鑿漂水石河引之北注而于五堰築壩以避宣歙池陽九江之水所以治其上流濬顧浦通吳松而道之海又濬夏駕北貫吳塘通劉家港而道之海所以治其下流夫上流節下流通宜平成之功可永賴矣而泛濫之患無歲

無之則何以故豈治之法更未盡歟愚嘗聞之故老謂
天目以東之水既可瀉於錢塘則太湖之水不可於歸
安德清之境尋其流派而納之錢塘乎浙江之阻不知
始于何時今欲遽通之則憊民力招民怨不啻如昭明
太子之疏此固事之所難為也若夫節天目以東之水
又何憚而不為乎外此而濬諸浦疏涇港理滕岸禁侵
園夷蘆葦此皆治水之常務所不必言者雖然事有專
任則功可責成以五百里之湖水環四大郡間而欲責
有分地者治之何恠其補東而失西哉固當守者所宜

究心也

至元二十八年准行省燕叅政言浙西諸郡之水聚於
太湖自幾處入海河道如澱山湖者富者占據為田以
致湖水漲漫損壞田禾于是都省奏命左右司郎中都
爾彌失相與開挑三十年又值霖潦都省復奏命斷事
官禿剌思行院董僉院浙東宣慰使哈剌反選知水利
人吳俊張桂榮潘應武相視到合修湖泖河港合置橋
梁閘壩九十六處總用夫匠一十三萬可修一百日了
畢都省之張叅議者建議所占湖田元是亡宋係官田

地宋亡之後富戶據之合收糧米還官為挑河支用都
堂然之故即湖田開新港三條闊約三十餘丈及浚趙
屯大盈二浦活疾湖流而遂輟焉 大德初立都水庸
田使司尋罷復立都水監開江置水閘中書省奏立浙
西都水庸田使司於平江路專一修築圍岸疏浚河道
務要田農得濟水道流通圍岸堅固均一事浙西澱山
等湖已有定立官湖界畔諸人不得似前侵占復為民
害違者庸田使就便追斷又浙西海水晝夜兩潮隨帶
沙泥入港漸成壅遏亡宋時另設撩清軍人專一撩洗

今仰庸田司於二八月內依時督責如法疏浚毋致壅
遏與民為害挑浚河道修理堤岸閘壩合用人工如何
措置可以常久通行行省更為從長議擬又澱山練湖
諸人占湖為田歲納租糧所在官司另行收貯若有合
行修浚人工物料從庸田司募工支用 八年夏五月
中書省准江浙行省咨任仁發言吳松江故道淤塞奏
立行都水監仍於平江路設置直隸中書省及命行省
平章徹里提調疏浚繼降詔條有云開挑修浚河道閘
壩等合用一切物料行省即於官錢糧內修買應付又

浙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名工役
一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站除贍役地外依上科著僧
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不分常住并權豪官員不論是何
役不納官糧之家以地五頃着夫一名從都水監選委
廉幹官員部夫督役其有釐立事功廉能稱職者行都
水監具跡舉明其着夫人戶雜泛差役權行蠲免 名
臣事畧吳松記歲甲辰前海道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松
江故道堙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之性為浙西居民
害垂二十年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

聞特命平章公董其役公乃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
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糧之費畚鍤之用飲食之需命
民索絢乘屋具稿秸以防其卑濕為醫藥以防其疾疫
時率作以防其倦怠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懽
呼四集樂於趨事赴功始于大德八年冬十一月望前
二日西自上海縣界吳松舊江東抵嘉定石橋迤運入
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闊二
十五丈役夫為數一萬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
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二月晦畢工復置閘竇啓閉以

時物無所屬民無天關而事竟集復開江東西河道置木閘十年行監復開挑吳松江東西兩處河道起工於閏正月之三日自上海縣界趙屯浦大盈浦白鶴江分莊嘴樊浦西浜盤龍舊江計長三十七里三百二十二步數內樊浦為頭一河下接新涇舊江面闊二十丈餘俱深一丈五尺休於三月之二十九日夫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十九既又於廟涇盤龍以東開挑出水口子五處并新涇安置木閘二座一至江二里三百三十九步一至江一里四十七步

泰定初復立都水庸田使司置石閘浙江行省以平江松江通海河道比年壅塞軍民官豪勢戶侵占水面插蔣蘆葦復為蕩田以致水不通流逸年官民虧失大利由是中書奏命行省左丞朶兒只班知水利前都少監任仁發董督常州湖州嘉興平江路江陰州與本府不論是何人戶實而納苗田土一頃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名四萬有奇每名日支口糧三升中統鈔一兩松江官糧廣濟庫撥鈔四萬錠內支放賜仁發銀一錠襖子二領始於是年冬十二月初五日以次年正月十五日訖

功舊江三道比大德所開里數三之二深闊如初大盈
浦長二十五里一百六十丈與烏泥涇各深一丈闊一
十五丈仍令講究久遠不致淤塞三年任仁發等議吳
松江等四處河道今已開通擬合啓閉附江達海分流
支港於平江嘉定州之趙浦嘉興上海縣之潘家港烏
泥涇三處各置石閘二座設官管領依時啓閉以遏渾
潮使閘內清水一歸于海江道深闊渾潮不致傍流入
江停滯淤塞去害就利以圖悠久之益合用工物夫匠
口糧係官錢糧應付於是分派趙浦閘二座嘉定州造

潘家浜南閘一座上海縣造北閘一座崇德海鹽州合
造烏泥涇南閘一座嘉興縣造北閘一座華亭縣造大
約爲工二十六萬四千七百七十二糜糧七千九百四
十三石鈔二萬八百一十六錠各有奇逮天曆元祀詔
謂自來殊無實效罷焉

皇明

設都水官專治水利初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濬范家浜
引吳淞入海 正統中 命巡撫周忱修治吳淞 天
順中 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 弘治中設水

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段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千餘丈隆慶四年巡撫海瑞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橋口七十里然自澱山湖築圍成田吳淞江潮沙壅塞水不通洩每遇霖潦諸水所會即成一壑設旬日不雨則旱熯為虐畎畝龜折損田逋課無歲無之則才智興除之策朝廷治禦之功不可一日不講者歷代名臣疏畧具述於左

歷年事例

成祖永樂間戶部尚書夏原吉以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水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乃疏言臣按吳淞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

餘里雖云疏通多有淺窄之處自下界抵上海縣南踰
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壅障葦蘆叢生已成平陸欲
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
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
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
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
使直注江南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
塞難即疏通傍有范家浜至南踰浦口可逕達海宜浚
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

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
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下民
爲便 上從其言 命集民丁開浚

世宗嘉靖元年巡撫都院李克嗣濬治吳淞江初用崑山
嘉定華亭上海四縣民力開治自辛巳十月至壬午四
月事竣役夫二萬三千有餘散銀米八千餘兩石先是
開常熟白茆河役夫九千餘糜米三千餘石繼以吳淞
江兩年而三興大工當時頗有言者然十餘年無水旱
之憂 二十二年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五事 一曰

廣疏濬以備潴泄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亢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于岡隴之外是以潴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大河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于是高下俱病而歲常

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其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芟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茅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道田間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潴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於是乃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

經文獻通考
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
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
常熟之北 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
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淤而難泄導河濬
浦引注于江海而虞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
逆行田間衝蓄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吳作田
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邾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為
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常詢問故老皆云二三十年以前
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

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
歲多水災蓋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失今不治則坍
沒日甚而農業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
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高則田固雖有霖潦不能為害
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河浦則河浦
之水高于江江之水高于海不待決泄自然湍流而岡
隴之地因得江水稍高又得畎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
低田而已 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
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

即沮洳成陸歲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
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啟閉以
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畜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
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此謂也而宋臣郝僑亦
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於海又導海而北至於楊
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
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堙廢惟
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
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

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鹽鐵塘各置閘如舊臣訪
諸故老皆以為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
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為然也 四曰量
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施為有漸則民
不煩徃歲凡有興作皆并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
力告匱為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
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即今歲
修之次者明年修之其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
民不知勞而其功費之次亦可以先期而集矣但方今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六
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歛於民而內帑又不可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二年以後者照舊起解二十一年以前者量支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畧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為一等壯健有力者為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穀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為一舉而兩利者也

後年分每于農隙各自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贖大約三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二三十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其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即三四十萬他日流亡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_知幾十萬以_{疏濬}之費准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皆不待較而知也 五曰重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為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為難臣嘗仰稽 先朝大臣奉 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

其有功于水者殆亦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自固有過人者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輒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為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勅撫臣務為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畧之宜工程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其成功焉其府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效方許

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債事者仍聽臣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臣嘗會集蘇松等府知府何繼之范慶林華及長洲等縣知縣趙忻等面議可否皆以為便臣又精思累月乃敢昧死上聞然臣又有三慮焉臣聞群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於旁撓功多毀于垂成臣竊見近湖咽喉之地溱澱豐衍多為民間所據一旦欲取疏之是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患者一也工役之費出於侵欺而善侵者

類多豪滑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嘗庶治二十餘人而有司者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究今欲悉治其類而清之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患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功其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于從事其因循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患者三也臣愚以為屏此三患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 光洵再疏修理水

利臣照得蘇松水利乃 國家財賦之源生民衣食之本該臣奏乞修理節該工部題奉 欽依咨劄到臣依

奉會委松江府同知靳學顏常州府通判黃潯蘇州府嘉定縣知縣張重分詣原議應濬河港及應造閘堰等處地方逐一查勘得太倉州常熟崑山等縣七鴉浦白茅塘等河港凡三十二所鹽鐵許浦等閘凡一十五所工費繁大俱應官為開造其新港等河凡三百九十七所大小雙塘等堰壩凡三十八所工費差小俱應民自開造石浦等河凡八十七所工費大小不等俱應官民合力開濬江陰縣桃花港青浦縣通坡塘艾祁浦金壇縣赤岡白塔等河俱堙塞已甚勢不容緩且工費易集

續文獻通考
隨各委官督率開濬見底功成其餘各縣相應疏治之處雖一時未能集事而各官查勘已明凡地形高下之宜源流分合之勢古今通塞之因大小緩急之序興作考驗之方延袤深淺之度與夫地方之多寡力役之難易工費之輕重人情之趨背咸著圖冊較然可考矣其累歲積逋如源派導河夫銀及存留撥剩各項銀米撫按司府州縣及各衙門贓罰與夫應解錢糧堪以那借以爲豪猾所侵者不啻數十餘萬已經委官清查造冊各有可稽之數若使有司諸臣奉公體國按籍而行之

則底績之期可指日而待也而議者或以旱潦相仍公私俱匱不宜興作此皆習于玩愒未睹利害之原者也夫旱潦相仍正由水利湮廢若復因循不治則旱潦之災日甚一日而東南之民終無安飽之期矣且臣愚計本欲量度緩急順其時勢而漸爲之即如今歲災侵民窮則量發在官糧米募民不能自食者開濬支河因遇賑施之法若二三幹河則稍候豐年追理逋賦大集財力然後治之隨事擇便而不併役於一旦此無不可爲之時也其所役之人各因其水之所利而用之利在一

鄉則役一鄉之民利在一縣即役一縣之民利及傍縣者則傍縣助之利及傍府者則傍府助之凡召募工役之費皆官為會計條畫而無追呼拘迫之煩此無不可役之人也若夫疏濬之法又皆因其自然求其故道淺者深之狹者廣之縮者延之使各復其前日之舊而已初非鑿山堙谷壞田園毀廬墓創為決裂難行之事以拂民之所欲此無不可成之功也夫以無不可為之時用無不可役之人圖無不可成之功是宜朝議而夕報也而事顧有不然者何哉委任責成之道未至耳常稽

之故籍自唐宋以來三吳之民咸擅水為利當時所置治水治田之官甚具至我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三吳尤為重地永樂初泲水溢為苗害我成祖文皇帝特命尚書夏原吉治之又遣都御史俞自吉齎水利集以賜夏原吉其專且重如此在正統時則侍郎周忱治之在景泰天順時則侍郎李繁都御史崔恭治之在成化弘治時則都御史何鑑治之皆以專任成功至正德時撫臣李克嗣兼理水利亦奉璽書從事故近世治水諸臣惟克嗣最為有功皆委任責成之效也頃年以

來故道漸堙先後建議之臣每以水利為言幸蒙 聖
明採擇輒下該部議其可者下之撫臣撫臣下之府縣
其議論甚悉行移甚備而府縣有司類多視為泛常漫
不加省即有加省者亦不過舉一二易行者畧加疏治
以塞責應令銷繳勘劄而已固未有實意為民興利祛
害以圖久遠之功者言者雖勤亦何益哉近蒙 皇上
俯納臣言特 命撫臣丁汝夔舉行自春徂秋數月之
間堙廢漸舉已修者咸底成功而未修者亦有端緒三
吳千里之內萬民引領企足以望大功之成今汝夔

欽陞協管院事不日將趨赴 闕廷臣恐離任之後一
時有司仍踵故習樂於因循凡應濬之水勘計已明者
輒罷而不治而積負宿逋清查在籍者復縱而不理墮
垂成之緒廢可期之功不惟臣犬馬微忠無以自效而
我 皇上勤民重本之意亦墜而不行矣此臣所以夙
夜拳拳不能自己者也伏望 皇上俯念財賦重地特
賜璽書一道專令巡撫都御史查照該部原題事理
及臣委官查勘相應踈治之處親行相視量其緩急度
其時宜計其經費督率官民授以方畧使之如法循治

續文獻通考
無奪於浮議無急於近功期以三年畢事如果經理得宜勲勞懋著乞照先臣周忱故事量兼部堂職銜仍留在任督理必俟堙塞盡闢水無遺利然後不次 召用仍責巡按御史每歲親歷工所檢勘工程及查在事官員分別勤惰通行奏報則事有責成人有定志玩愒之弊可祛久大之功可報矣

穆宗隆慶三年巡撫海公瑞題請濬治吳淞江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饑民疏稱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潮泥日

積通道填淤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為害之大滄沒田禾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滄沒漂汜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 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于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二尺原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二麥未播方春正月米每石價銀八錢五分矣饑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

經文獻通考
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
穀并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
石率此告濟饑民按工給與銀穀於今正月初三日按
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
知縣張嶺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
濟千萬饑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
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
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閉糴無從取米伏望
皇上軫念民饑當恤吳淞水道 國計所關 勅下

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米二十萬石准照前
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
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
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
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
例取用彼處饑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饑民之力而
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
不勝幸甚 四年巡撫海瑞借支軍餉及調取賑濟贓
贖及河夫無碍銀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海縣知縣

續文獻通考
張嶺等尅期開濬查勘舊蹟自王渡起至果家港口共
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闊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
河面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計
用工食銀六萬餘兩是歲大饑小民思盜自河工一興
畚鍤雲集不兩月而告成百姓至今尸祝之

今上萬曆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
一員專管江南水利駐劄松江是歲以河道副使許應
達來董其事出帑金十萬佐修治費及至首濬吳淞後
及支幹似有次第成筭然開濬未完而故道反塞甚至

斷流不一年盡為平壤豈氣數之偶然抑人為之未盡
與

